

歷史與空間

# 故鄉放飛我文學的夢想

●羅大佺

冬日的一天，燦爛的陽光暖暖地照在雅雅廣場上，我正和文友喝茶聊天，忽然接到《北京文學》編輯白連春先生的電話，他說剛校對了我的散文《兒時的記憶》，「寫得極好」。白連春先生是四川著名詩人和小說作家，失去聯繫已有10多年。以他的個性，不太輕易稱讚別人的作品。他這麼說，可能是文章的什麼地方引起了他的共鳴吧，我想。《兒時的記憶》是描寫故鄉和童年的系列散文之一。連春先生的話勾起了我對故鄉的回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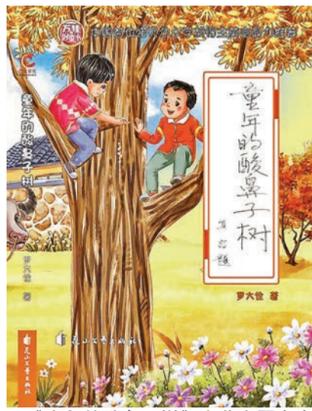
我的故鄉在四川雅雅一個偏僻的鄉村，山不算高，有樹有林。河不算深，穿村而過。村裏最常見的是槭樹，田間地頭，隨處可見。村裏最珍貴的是柏樹，一年四季，枝葉常綠，如果用來做傢具，那是珍貴的材質。村裏還有一種樹，叫酸鼻子樹，是故鄉山林中的一種野生植物，果實核多肉少，但那酸酸甜甜的味道，令人回味無窮。從1993年2月到洪雅林場參加工作算起，一見離開家已經28年。姐姐妹妹遠嫁他鄉，老父老母離開人世，老屋已經垮爛，即將倒塌，山林和田野愈來愈遠，一片模糊。偶爾回到家鄉，許多年輕的後生和小孩用陌生的眼光打量著我，我也不知道這是誰家的小孩，更是叫不出他們的名來。昔日的家鄉逐漸變為了回憶的故鄉。

作家的世界總是不斷地向童年和故鄉回望。故鄉雖然土地貧瘠，生活艱辛，但民風淳樸，鄉親熱情，慷慨互助的傳統美德流傳至今。我在故鄉放牛，割草，拾柴，做飯，讀書，上學，割麥，打穀，娶妻、生子，生活了整整26年。那蔥蘢的山林、裊裊的炊煙、綠色的田野、澄碧的河流，那山林裏的斑鳩、麻雀、白鶴、野雞、野兔……以及老屋旁的那棵酸鼻子樹，帶給我大自然的快樂。故鄉雖窮，但記錄了我成長的時光，放飛了我文學的夢想。小時候的記憶裏，鄉里鄉親不但勤勞儉樸，還會唱山歌，講民間故事。特別是曾經走南闖北，做過民間藝人，後來當過生產隊保管員的父親，他講出的民間故事，不但風趣幽默，還蘊含了做人的道理，使我受益終生。記得小時候我有一個遠房親戚，癩着一條腿，父母要我們叫她「表娘」，表娘的肚子裏也裝滿了民間故事。每次表娘來我們家，晚飯後大家圍着一盆木炭火聽故事。二郎神的傳說，七仙女的故事，窮長工智鬥老財主，窮書生發奮考狀元……父親和表娘你講一個，我講一個，低矮的茅草房裏

不時傳出歡樂和笑聲，以至多年後回憶起來，彷彿在聽《聊齋誌異》。

兒時的記憶裏，不少鄉里鄉親家裏沒有存款，青黃不接的季節，都得背着背兜，去給稍微富裕點的人家借糧過日子。玉米成熟的時候，家家戶戶都吃玉米饅饅。春天播種靠的是老牛拖犁，秋天收糧靠的是人工勞作。初中畢業因家貧輟學後，農村已經實行土地責任制。我和父母姐妹一起，挑糞挑水，犁田犁地，栽秧打穀，生活的艱辛讓我刻骨銘心。記得一次打穀時，烈日當空，秋陽火辣辣地照着。稻田說是水田，卻沒有水流，只剩下泥漿。姐姐妹妹割稻，我和父親搭穀。雙手抱起稻穀，掄個半圓使勁搭到插桶內的壁板上，再揚起，再搭下，揚起的穀毛直撲眼鼻，飛進喉嚨，噁得十分難受。搭完一方，拖着插桶深一腳淺一腳地前行時，一不小心，田裏的石頭瓦渣和穀棍就會在腿上劃出一條傷口。沒多一會兒，汗水和着掄起稻穀時灑下的點點泥漿打濕衣服，緊緊黏在皮膚上，太陽一曬，彷彿被鹽水浸泡著，火辣辣地疼痛……故鄉的田野滴進了我的汗水，消磨了我的青春，留下難以忘懷的記憶，也激發了我離開故鄉的念頭。記得第一次被縣文化館臨時聘用時，接到通知的那一刻欣喜若狂，恨不得立刻逃離故鄉，從此不再回來……而當這一切隨着歲月的流逝遠去，留下的只有刻骨銘心的摯愛和回憶，以致每當拿起筆來，故鄉的山林和田野，故鄉的民俗和風情，以及童年的各種情景，總是不斷地浮現在眼前。

於是我用回憶的文字、感動的筆觸，書寫着對故鄉那片土地的摯愛和感恩。一些作品發表後引起了評論家的關注和讀者的共鳴，《童年的酸鼻子樹》、《拾稻穗的歲月》、《懺悔的水冬瓜梨》、《拾柴火的日子》等篇章先後被收進語文出版社義務教育教科書以及各種教輔教材和初考、中考試題。散文集《童年的酸鼻子樹》2018年出版後，一年內印刷了3次。花山文藝出版社劉燕軍先生在評論中寫到：「羅大佺的文字有汪曾祺文字的魔力，讀他的作品會讓人靜靜地步入那個由文字營造的秘密花園，一同感受作者在那個特殊時代的童樂和天真」。四川省作家協會創研室徐良先生在評論中寫到：「書寫那段艱辛的歲月，帶給讀者輕鬆和樂觀的感受，羅大佺或許是第一人」。枝江市作家協會主席張同先生在評論中寫到：「願今天的孩子們在手捧這本《童年的酸鼻子



●《童年的酸鼻子樹》由莫言題寫書名。

樹》時，能讀懂一輩人的成長，能讀出一個時代的鄉愁。」許多讀者來信中寫到：「讀了羅大佺的文章，傳統的文化，樸實的情感，人性的光輝能讓人產生共鳴，情不自禁地回憶起早已遠離的故鄉和漸行漸遠的故人。」文壇泰斗賀敬之、中國籍首位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莫言先生，先後替我的散文集《一個人的故鄉》、《童年的酸鼻子樹》題寫書名。

著名作家柳青曾經說過，文學事業是愚人的事業。一路走來，我的文學之路很坎坷，但一直堅持不懈。初中畢業那年我在縣文化館的文化小報上發表了一首小詩《夢》，不久又陸續發表了《白鶴，你說（外一首）》和《山鄉孩子的歌（組詩）》等兒童詩。這些不太成熟的作品雖然文字上顯得稚嫩，但生活氣息濃厚，個別作品受到樂山市文化局《沫水》雜誌編輯老師的好評，縣、市文化部門老師的鼓勵點燃了我的作家夢想，於是白天參加田間勞動，晚上在煤油燈下進行創作。16歲那年作為農民作者，應邀參加了「洪雅縣業餘文學創作座談會」。參會人員中，數我年齡最小，大家都親切地叫我「小羅」。

1987年1月，我被洪雅縣文化館臨時聘用，參加了民間文學三套集成的搜集整理工作，1993年2月，我被洪雅林場黨委破格錄用，從一位放牛娃變為了國家工作人員。1997年7月加入四川省作家協會，2018年6月被中國作家協會吸收為會員。作品先後榮獲「第八屆冰心散文獎」、「國家林業局首屆梁希林業文學藝術獎」、「第一屆浩然文學獎」及「首屆四川散文獎」。

從放牛娃到國家工作人員，從農民作者到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是故鄉培養了我堅忍不拔的性格，是故鄉放飛了我文學的夢想，是故鄉讓我走出了那個小山村。

## 來鴻

●魏以進

# 初春的蔡家河邊

立春七日，去了蔡家河邊。走過一座拱橋，聽潺潺流水，眼簾開合的瞬間，冬日扭扭捏捏地跨進了春天。雖已入春，可枯槁的冬顏尚未褪去，離鳥語花香的陽春三月還有一段時日。蔡家河原屬小溪塔城郊，早已不見金燦燦的稻田，卻多有黃澄澄的柑橘，在河水的導引下，把農業文明的羞澀塗上了現代服務業的層層亮妝，破繭成蝶，化作飛起的翅膀。

越過一座生產電纜的工廠，便步入了瀟青刷黑的步行小道。小道左側皆為錯落有致的村民小樓，擠擠挨挨，親密得不留一絲縫隙。房前豎滿了高矮不一粗細各異的廣告牌，儼然成為了名副其實的飲食一條街。偶爾可見一小塊一小塊分割的菜地，青青的蔬菜像是寒冷的灰色主調中的叛逆。在鋼筋混凝土的間隙，還有綠色的生命蓬勃發展，不是寫意還能是什麼？

沉思間，移步換景，忽見一棵剛栽下不久的枝條婆娑的大樹，沒有一片綠葉，猶如褪了毛的枯瘦長頸鹿，周圍還綁有支架以防其歪倒。假以時日，長出嫩葉，滿樹便是靈動的春天。直衝雲霄的樹梢扛的是蕭瑟的冬眠，閉目養神的枝頭牽引的是盎然的春意。這樹並非孤立無助，腳下有草坪，四周還有低矮的灌木，顯然是用心栽培刻意種植的，彷彿蝶變成了賞心悅目的公園。正欲探個究竟，前方一塊綠色鐵牌赫然在目，原來河邊被列入了黃柏河流域生態濕地保護範圍，難怪要給她梳妝打扮紋眉插頭飾，變得眉清目秀楚楚動人。

少頃，前行百餘米，春天呼之欲出。幾朵粉紅色的小花，遠看像是飄飄悠悠地纏在枝頭上，近觀則是真真切切地開出來的一方美目盼兮。驚詫之餘，感嘆生命的堅韌與頑強，是冬天的尾巴更是報春的使者。花是季節的符號，亦是審美的象徵，既裝點了人們的視野，又綻

放了心中的希望。在四周皆為枯黃和灰濛濛的氛圍中，這幾朵鮮豔的花可謂陽春白雪，鶴立雞群。謂之孤傲，或曰冷艷，亦或超凡脫俗都未嘗不可，它們只是真實地率性地開放，像稚童開心地微笑，未曾添加絲毫的佐料。河邊有了這些花朵的渲染，春天的氣息像貼心小棉襖一般把她包裹了起來，溫暖而愜意。

下至河邊，睡意正酣的枯黃與風韻猶在的綠苗並存，水潭猶如蔡家河晶瑩剔透的玲瓏，托起春天的期待。氣溫回升，褪去冬裝，挽起褲腳，踩着鵝卵石，尋摸足底的水下世界，便可再現童年的無拘無束。謂之濕地，盡顯生態保護的要義。我們生活在這片充滿希望的土地上，攜手與濕地同行，呼喚游動的小魚與搖曳的水草，倘若穿越時光隧道，不奮筆疾書，幾乎沒有可能。

比我們更早的是水牛。牛群在河心的叢草中啃食青草，搖擺的尾巴像翻飛的五線譜，把初春的蔡家河邊用進了前行的序列。牛曾是人們心中的聖者，托起過農業生產工具落後的耕種時代。在機械化耕作的今天，牛演變成部分人的搖錢樹和大多數人的盤中餐。看着這些吃得正歡的水牛，不禁悲從心來，長得愈快，被宰之日則愈近。拋開情感不談，草是靜態，不用刻意，翕動的牛嘴對比形成動態，閉閉之間已是動靜結合，屏棄單調，若伴之手持短笛的牧童，歌聲則會振動河灘並飛越河水兩岸。也是，有了飛揚的旋律，春天還會遠麼？

夕陽西沉，二月的春風似剪刀開始呼嘯，舉手投足頗受煎熬，不得已往回家的方向漫步。保護濕地，栽種花草樹木，修建步道小徑，成型在冬末初春，熱鬧就在不遠的春光爛漫的明天。站定，回望蔡家河邊，初春的步履雖顯遲滯，然而，花開只是那麼一瞬。

## 豆棚閒話

●程中學

# 悠悠故里龍舞情

牛年揚笛新春接新喜，火樹銀花元夕情更盛。新年裏第一個明月高懸日，燈火耀人間。喧天的鑼鼓聲裏，東北的大秧歌和南方的龍燈舞，一派盛世祥和之景。此刻，我站在北方的這片土地上，感受着春醒萬物的悸動，聆聽來自各城鎮喜慶的秧歌鼓點，被濃濃的元宵節氣氛深深渲染。同時，南方故里舞龍燈的各種精彩畫面浮現在記憶的舞臺裏，使我心中的元宵節更加熱鬧可喜。

記憶中，每年過了正月初六，就有一些民間組織的龍燈隊伍在鄉戶之間拜年，他們用各色的紙、綢緞、木頭、蠟燭、竹片和稻草做成一條五光十色的龍，他們敲鑼打鼓挨家挨戶賀喜送祝福，紅紅的龍頭威風凜凜，對着人群不停做出拜年、賀喜的動作，身後的人舉着龍身組成長長的龍隊，跟着騰空躍海，灑下一串串金光。單龍戲珠氣勢恢宏，恍若天降祥瑞。接龍的人家燃鞭炮，給看龍

舞的人發糖，忙着給耍龍燈的人準備喜錢。龍隊的人舞龍更歡了，各種奔張的造型和動作引來一片片熱烈的掌聲和喝彩聲。小半天的時間，舞龍結束，大夥兒猶未盡，依然跟着龍燈隊走入下一戶人家繼續觀看。我那時候還是小孩，跟着夥伴看了一家又一家的龍燈舞，直至天色將晚。

後來在城裏看過一次讓我終身難忘的龍燈舞。元宵節皓月當空，江中泛起燈的河流。燈火輝煌的城市被裝扮得格外喜慶。大街上，各色龍燈在街頭緩緩游動，紅色的燈光把黃色的「龍鱗」照得金光閃閃，華麗美觀，這就是「金龍遊園」。至中山公園，突現火龍，是用竹篾編成再繪製彩色，龍身通體透明，內置蠟燭或油燈。燈一被點亮，漂亮的火龍已經十分壯觀，舞火龍的場面更是熱烈奔放，催人奮發。更有舞龍人隨着喧天的鑼鼓聲不斷變化花樣來引龍起舞，會圈、

轉圈、穿插、翻滾，各種動作緊密相連，套路豐富、動律和諧有趣。舞又隨伴奏音樂的變化而變幻，舞者道具構思巧妙，造型誇張，服飾奇特，舞龍人看似揮灑自如，又與團隊緊密結合。不管是單龍戲珠，還是二龍戲珠，皆是「人龍」飛舞，萬眾歡呼，那精彩表演簡直令人眼花繚亂，引人入勝。

故鄉正月十五的舞龍燈是獨具特色的傳統民俗娛樂表演活動。是舊時的鄉人用舞龍來團結民眾，祈禱龍的保佑，以求風調雨順、五穀豐登。而今，每年的龍燈舞是慶賀我們的太平盛世喜樂年華，用龍舞精神來激勵自身及後代，以期國運亨通，造福神州，在世界之林壯我中華！我們都是龍的傳人，龍舞是華夏精神的象徵，體現了中華民族團結合力、奮發開拓的精神面貌，包含了天和和諧、造福人類的文化內涵，值得我們傳承並發揚。

## 生活點滴

●蒲飛

# 喝酒

我酷愛喝酒，我的父親也喜歡喝酒。去年中秋，回了一趟老家。父母聽說我要回去，從早上忙活到下午。晚上8點過我才到家。剛進門，小兒子還睡眼惺忪，放不下手。只見豐盛的菜餚已擺滿餐桌，母親繫着圍裙，正在將熱氣騰騰的嫩湯往桌子上端。父親滿臉笑容，從沙發上站起來，說：「來吧，吃飯了，你們好久沒回家了，今晚上我們爺兒倆喝這個酒吧，這是你哥哥從遠方帶回來的。」說着話，父親快步走到客廳一角，彎下腰去，雙手去抱一個陶瓷罈子，罈子沒有動，父親把身子再彎一些，使勁再抱一下，罈子稍微斜了斜，仍然沒有離地。我趕緊放下孩子，說：「爸爸，我來。」

那是一壇紹興老黃酒，有20多斤重，外面用石膏密封着，還沒開封。父親說了一句「老了，不中用了」，就讓開了。我將酒抱到桌前，仔細端詳着父親，滿頭銀髮已逐漸稀疏；滿臉刻滿深陷的皺紋，乾癟的嘴唇一張，裏面缺少牙齒；瘦小的身材在層層衣服的包裹下，喻示着不再強壯。只是看着我們時，父親的眼神裏閃爍着興奮之光。

父親出生於1932年，為了供大伯上學，二伯出門學手藝，一天都沒有進過學校。8歲就開始去給當地有錢人家放牛，掙點錢回家補貼家用。爺爺去世那年，父親才15歲，那時候已經有了四叔和五姑。爺爺去世後，父親成為全家主要勞動力，為了讓四叔不當農

民，3年後，父親親自將四叔送到了軍營，從此，照顧年邁體弱的奶奶和啞巴五姑的重任全壓在了父親一個人的肩上。父親在當地是有名的力量男，幹活不怕吃苦，誰家有力氣活需要幫忙，他都會去幫。父親的正直、善良和不怕吃苦的精神受到當地人的稱讚。

父親的人生信條有三句話：「窮則思變」，「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窮不丟豬富不丟書」。父親和母親生育了四個子女，父親養育我們姊妹四人，可謂歷盡艱辛。大姐出生於1962年，1972年開始上小學時農村還很窮。但無論如何，父親堅決要把大姐送去上學。大姐也很懂事，上學時把我帶到學校照顧。1979年，大姐在全村鑼鼓喧天的喜慶氣氛中，到江油上中專了。家裏出了第一個吃皇糧，脫「農皮」的人，父親喜不自禁，當天晚上喝醉了酒。兩年後，大姐參加工作掙錢了，郵遞員開始在村子裏大聲叫喊：「蒲忠倫領票！」「蒲忠倫領包裏！」每當聽到這樣的聲音，父親的臉上總是洋溢着喜悅的神色。

隨着二姐、哥哥和我的日漸成長，家裏開銷越來越大。1987年夏天，我13歲，正在唸初中。哥哥中考落第了。那天晚上，家裏空氣沉悶，母親不斷嘆氣，父親一言不發。父親喝了三杯酒後，堅毅地對哥哥說：「讀高中去吧，再苦再累我也要供你們讀書。」接下來的三年時間，我們家的豬養得更多

了。每個星期日回家，我們都要從家裏帶走大量糧食。每次離家時母親眼含淚水，父親總是囑咐：「好好學習，糧食，家裏有。」

1990年8月上旬，我以全縣第一名的成績被四川水電校錄取，哥哥同時考上了大學。領取通知書的那天，二姐和母親抱頭痛哭，二姐說：「從來不知道全縣第一名是什麼樣子，哪知道第一名就出在我們家裏。」母親佯傷着腰說：「終於盼出來了，終於盼出來了。」父親滿面紅光，健步如飛，很快去鄉場上買回二斤酒、三斤肉，遞給母親說：「做飯吧，我們今天都要喝點！」第一次喝酒，也就是從那天開始。

邊喝酒，邊聊天，邊回憶往事，不知不覺，我和父親都已喝得滿臉發燙，可父親執意還喝。我有點奇怪，父親雖然愛喝酒，但酒量也不大呀，今晚這是怎麼了？看到母親沒有勸阻，眼角還浮起淚花，我終於明白，父母年紀大了，肯定會經常思念自己的兒女，但又把這種思念壓在心裏，不願打擾我們。而我們幾兄弟姊妹天南海北，平時工作也忙，又有自己的家庭，很少回家陪爸爸和母親。今晚爸爸是藉着喝酒的機會，來排遣他心中的寂寞，傾訴他的思念兒女之情呀。

我斟了滿滿一杯酒舉到父親面前，恭敬地說：「爸爸，您養大我們容易，這杯酒，就讓我代表我們幾兄弟姊妹敬您吧。」父親的眼裏滾動着淚花，我端起酒一飲而盡……

## 詞度墨香

●詩：施學概  
書：梁君度

### 望江南·初七

伯天施學概鞠躬

人勝節，大地伴星星。  
散入天河思過往，  
划開雲路說曾經。  
龍舞慶榮生。  
歌雅頌，  
睿智法音鳴。  
潔魄冰魂承宿願，  
香江珠火發琮瑤。  
春賞夢昇平。

辛丑正月初七吉祥



## 詩詞偶拾

●王曉陽

### 一枝春天開在故鄉

一滴微熾的鳥鳴  
打破寒冬的美夢  
一樹柳芽挺直腰板  
抖落冰寒和包袱  
睜開春天的眼瞇  
河邊的迎春姑娘照鏡梳妝  
一聲嘍吐的清笑  
迷醉了遠道而來的燕子  
風竊語 陽光如綢

一頭老黃牛馱着風俗和季節  
在田地裏耕耘初心  
那些油菜 白菜 青蔥  
按捺不住內心的欣喜  
放開手脚瘋長  
燈籠高掛 窗花綻放  
映紅了少女的心事  
一隻風箏  
把春天抬得越來越高